

學書述言

楊守敬著



楊守敬著

陳上岷注

學書近書

文物出版社

# 学 书 迹 言

杨守敬 著

•

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五四大街29号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1982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850×1168 1/32开 印张：4.5

统一书号：8068·1104 定价：0.80元

辛亥八月武昌事起余避  
 兵上海虹口有日本水野  
 元直自福岡縣來欲從余受  
 金石學余以老髦且遭亂離  
 辭之而元直執意不回堅強  
 鄰內不時先直寓居高昌廟  
 依其友於同文書院每日往還  
 廿餘里每間風雨不憚跋涉之

勞余惻其誠許之商量四月  
 而歸余為作書學述言授之  
 書此以為執證其年嘉平月  
 望日鄰和老人記時年七十  
 有三暇春予戰書不暇書至不  
 安眠者三月餘矣



楊守敬親筆書寫的《學書述言》序言書影

年 月 日 第 號

學書述言

梁山舟居法廷堂書詔學書古三要  
分爲一多見次之多見次之此等論  
也常見博通金石而筆法也迹能辨別  
大勢也又當見下筆能捷而墨字  
一家終少變化則見少之過也又當見法  
莫古人勅令法也度而石能自石一界  
則筆力之精也而余又增以三要一要品高品  
高則下筆中法也二要度俗一要字富有

楊守敬《學書述言》原稿書影

## 前言

楊守敬（一八三九——一九一五），字惺吾，晚號隣蘇老人，湖北宜都人。精於地理、目錄、金石文字之學，擅長書法，中外馳名。著述亦富，有《水經注疏》、《歷代輿地詳圖》、《日本訪書志》、《留真譜》、《隣蘇園集帖》、《楷法溯源》、《學書述言》等數十種。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、巡撫端方，謂其「老成碩望，博覽群書，致力輿地學數十年，於列朝沿革險要，洽熟精詳，著述滿家，卓然可傳於

世。當時學者名流，如潘孺初、吳昌碩、羅振玉等，皆極為稱譽。

楊守敬曾於一八八〇年東渡日本，與日本文化界有廣泛的接觸，其中往來最密者有岩谷修、日下部東作、岡千仞等。他的書法，在日本很受重視，一八八四年歸國後，仍經常有不少日本朋友來訪論書，更有山本由定等先後前來受業於門。一九一一年九月，正是辛亥革命風雲席卷全國的時候，他避兵居住上海虹口，已經七十三歲了。忽有自日本福岡縣專程來訪的客人水野元直，堅欲拜門下學書法，並商定學習四個

月後回國。於是在這段時間裏，他親筆為這個學生寫了一本關於學習書法的稿子，名之曰：《學書迹言》。此事迄今雖已整整七十年，然《學書迹言》的原稿，却仍完整地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館。這對中日書法藝術界來說，真是一大喜訊。

《學書迹言》原稿，為紅格十行本墨書。書口有魚尾，書口下方有「老三益」三字，靠右一行之外，有「年月日第號」字樣，每行上下格式成弧形，共五十頁。此殆清末一般紙鋪出售的書寫本，「老三益」當為紙鋪名。封面無字，高二·七釐米，寬一·八釐米。各頁所書行數不等，間有塗改之

處，信手書來，毫不經意，然益覺其字體之縱橫跌宕，古樸自然，令人愛不釋手。其內容約可分為緒論、評碑、評帖、評書、題跋五個部分。在緒論中，簡要敘述了歷代書法的演變及各種碑版的特征。關於如何學書，除引用了前人所說的三要，即要天分、要多見、要多寫以外，他又增以二要，說：「一要品高，品高則下筆妍雅，不落塵俗；一要學富，胸羅萬有，書卷之氣，自然溢於行間，古之大家，莫不備此，斷未有胸無點墨而能超軼等倫者也」。這個見解，抓住了書法藝術最本質的東西，確有獨到之處，是值得書法愛好者很好

體會深思的。評碑部分，係按篆、分、真、行草四類，依次對歷代主要的百餘種碑刻，作了中肯的評述，也談到一些碑刻的原石、翻刻、出版與收藏情況，甚至還涉及到與書法藝術有關的秦之權量、詔版，漢之印章、瓦當和貨幣。評帖部分，亦大致分為四類：一、集帖，即集有兩家以上所書之法帖，這裏談到的有淳化閣帖、三希堂帖等三十餘種；二、為某一家所書之法帖，這裏談到的有忠義堂顏帖、東坡西樓帖等二十餘種；三、為某家所書之某一篇法帖，這裏談到的有鍾繇宣示帖、王右軍蘭亭序等六十餘種；四、小楷帖，這裏

談到的有王大令十三行、虞永興破邪論等十餘種。他對各種法帖的流傳情況，多有所介紹，對它們的真偽、優劣，也作了適當的考評。評書部分，因唐以前的書法墨迹，甚少流傳，且多已結合評碑評帖對各大書家有所論述，故只是從宋代起。他談到宋以下的書家，自蘇東坡、黃山谷、米襄陽以至何子貞、翁松禪，共五十餘家，評價亦頗公允。最後他還談到日本的幾位書家，說：「日本書家，自以空海為第一，殊有晉人風。小野道風次之，行成卿、魚養又次之，皆唐時人也。其金刻有道澄寺鐘銘、銅燈臺銘，石刻有和銅題名，最為高

古，神似顏魯公。佛足迹記，雖屬和文，亦書法之別格，足自立者。可見他對日本書家，也是頗有研究的。題跋部分，計四篇，其內容亦評帖之屬。

楊守敬寫此稿本時，他與日本門人水野元直相處的情況，在隣蘇老人自述年譜中，有較詳細的記載。當時水野寫過一首詩贈給楊守敬云：「欽仰風容玉樣溫，胸無城府共談論。

夏彝周鼎精稽古，秦碣漢碑遠溯源。介紹一生翰墨妙，奇書萬卷草堂尊。殷勤向我傳心畫，正是深高海岳恩。」并序云：「辛亥九月，我將航於清國，到鄂垣從楊惺吾先生學書法。

友人謂武漢戰爭方烈，甚為危險，力阻我行。我不以為意。

及開行入滬，忽聞楊先生避兵來此。欣然晉謁，請受業於門。

先生以老辭，既而憫余好學之忱，許之。爾來日日親炙，猥

蒙殷勤垂訓，感荷何極！爰呈俚語，以鳴謝悃。水野亦向

楊索詩，楊詩云：「七十老翁遭亂離，一家分散各東西，畢

竟秦人多幸福，行行覓得武陵溪。奇書萬卷冠羣倫，余藏書數萬卷，海內孤

本亦逾萬卷。愛惜殷勤到外人，謂寺西請於黎督得以保全。遙望烟霧迷濛處，呵護猶

當有鬼神，并詳注遭亂情形，書以贈翰臣水野，以為他日紀念。其年水野已四十八歲，

然意志不稍衰，極為好學。楊字敬記當時情景云：「渠居高

昌廟東亞同文書社中，去余寓約十餘里，須步行數里，又搭電車二次方到。蓋其人寒士，每日飲食，乃其友人安河內擔任。余因兩孫先梅、先橘在滬無事，乃使其教日語而留其午餐。由此可見，他們師生之間，在短短的時間裏，已建立起十分深厚的感情。關於寫此稿本的經過，楊守敬在《後記》裏也作了簡單的敘述：「辛亥十月，徇日本門人水野疏梅之請，為《學書述言》。幽憂積月，遂不能成寐，俯伏牀褥，隨憶隨錄，語無倫次。方冀病有間整理之，而水野歸計已蹙，只得以草稿付之。這年十二月，當水野準備回日本之前，

楊守敬又親筆為《學書述言》寫了一篇序言，加蓋了「楊守敬印」白文和「隣蘇老人」朱文印，交給了水野。其後，《學書述言》便在日本被刊刻印行，得到了廣泛流傳。

但據楊守敬之孫，即跟水野學日語的楊先梅說：「草稿初成，即由其抄錄而去」。可知《後記》裏寫的「以草稿付之」，并非原稿，只是抄件。而今事實証明，也確是如此。

嘗見日本大正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出版的《學書述言疏釋》，扉頁印有「學書述言疏釋·楊守敬原著·樋口銅牛疏釋·東京西東書房藏版」等字樣。目次前二頁，影印了楊守敬那篇

親筆書寫蓋印的序言。原寫在稿本前面的序，則被移在書末與後記排在一起。全書由樋口銅牛分為碑評、集帖、專帖、今帖、行草帖、小楷帖、評書等七章，計六十八頁，綫裝鉛印，逐條皆有日文注釋。今以原稿與之互校，除千餘字的四篇題跋是大正本所未載以外，還有七百餘字計十四則正文，也是大正本所沒有的。其餘則是字句間或前後銜接上的一些差異或錯誤。今分析其原因，可能有好幾種情況：一是可列入《學書述言》的內容範圍之內，抄錄時就有意舍棄的，如題跋四篇未被載入，或許就是為此；一是疏忽遺漏，或水

野將原稿抄錄回去以後，楊守敬又在原稿上補充了一些條文，或將原條文進行了修改，如「三希堂帖」這一條，大正本未載，而從原稿上看，顯然是後加上去的；一是抄錄時沒有看清原稿而寫錯了的，如「擘窠大書」，此為極則「八字」，乃指泰山經石峪的金剛經大字而言，而大正本却誤寫在鄭道昭諸碑之下了，又如《後記》裏的「幽憂積月」，誤為「幽憂損明」便是；一是斷句搞錯了，如「蔡京碑間有存者，亦不足擬宋徽宗，不第人品不足錄矣」一行，大正本却誤為「蔡京碑間有存者，亦不足擬，宋徽宗不第人品不足錄矣」，因而